居業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居業錄

(二)

胡居仁撰

居業錄卷之五

古今第五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蓋尊卑上下。貴賤等級。以至儀章度數。皆有一定不易之理。不以聖人之手而制作之。便成箇禮。天下後世遵而行之。其實未制作之時。此禮之體已具。世世守而不變。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禮樂之本意也。聖人制作只是因其自然之理。曷嘗有一毫私意安排。禮樂既成。則所以節民之欲。感人之心。成人之德。乃自然之功用故程子曰。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聖人無一事不從道理出來。如禮樂刑政皆道也。後世道不明。禮樂刑政。與道判爲二物。故禮樂廢而刑政倚於一偏也。

凡事有則。循其則卽理也。裁而制之。則爲法度。法度立則弊可革。然行之則在得人。久或弊生。又可變而通之。以適於宜。

爲治之法。當因事勢而裁以天理。

近觀三禮。皆是從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是聖人胷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學者須當由是以窮理。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事自理。此實理之自然。非強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萬。蓋道理是如此。聖人只倚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爲也。

封建乃古聖人擇賢以分治。公天下之心也。使生民各有主。主各愛其民。上下維持。以圖久安至善之法。天子又有慶讓錫命征討之法。以統御之。及天子無道。然後乃敢縱恣吞併。然亦不敢不自愛其民也。若不愛其民。則衆不爲用。故中才之主。亦知愛其民以固邦本。惟昏愚之甚。然後肆其虐。又必有仁賢智勇。起而救之。湯武是也。其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則虐民者必更之。立賢主以養其民。周衰聖王不作。無有能伐暴救民者。及吞併已盡。秦以天下爲己私。乃立郡縣以爲治。此亦勢使然也。蓋以秦之昏暴。故不能行先王之政。雖行封建。未必得人以主其國。養其民。民必不服。國必生亂。借使能服。亦以土地人民自私。以秦之暴而叛焉。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德必如禹湯文武。方能行之。又必得仁厚有德爲諸侯。方能君國子民。以承天子休命。論者以爲封建不可復誣矣。但郡縣得人。亦可爲治。固不必封建也。

今人多言古道不可行於今。此乃見道不明。徇俗苟且之論。古今之道一也。豈有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

但古今風氣淳漓不同。人事煩簡有異。其制度文爲。不無隨時斟酌而損益之。若道之極乎天地。具於人心者。豈有異哉。不能因時損益。以通其變者。正爲道不明也。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欺後世哉。故明道十事。皆言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法。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封建諸侯。與之分治是也。秦始皇以私心得天下。以天下爲己之私物。豈做得封建事。又慮封建之後。諸侯各專其土地人民。難以制馭。與李斯尋得一箇建郡縣底法度來行。如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無不聽順。免尾大不掉之患。以爲可以傳之無窮。故肆其惡無所忌憚。不二世而亡。殊不知封建之法行。各國諸侯。把持得緊。各愛其人民土地。猝難變動。因可夾輔王室。此法不行。故陳涉一起。蕩然無制。此固是秦無德。不行封建。使行他亦不能得好人去做諸侯。諸侯背叛。他亦做不得天下主。故封建之壞。亦是世變至此。不得不壞。郡縣之設。亦是事勢至此。不得不設。但建國則根本固難變動。然統治之法。又不如郡縣易行。苟得其人。二法皆可也。

封建諸侯。先儒以爲當復者。又有以爲不可復者。以爲可復者。使民各有主。以賴其愛養。區域周密。無天下土崩之患。以爲不可復者。恐世襲封爵。或多驕淫害民。或據有土地人民。天子難制。易爲亂叛。故無一定之論。愚嘗思之。惟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此法非聖王不能行之審矣。然井田之法。所制民產。以養民。雖中才之主。皆

當勉力行之。故孟程張朱皆急於井田。緩於封建。或曰。設行封建。當依孟子言百里。當依周禮言五百三百曰。但當百里。曰郡縣可行井田乎。曰可。曰王莽何以不能行。曰王莽以小人竊君子之器。覆亡不暇。能行王政乎。

後世以智力取天下。其治天下乃把持制馭之術。未嘗有愛養斯民之誠心。如何行得封建。其所封子弟功臣。皆是箇享富貴之人。其害民叛上必矣。故後世封建。非理不可行。乃勢不可行。秦始皇李斯言立諸侯是更樹兵。張子房說漢高德業事功俱不及周武王。如何封得六國後。是李斯子房見得事勢透。凡正官須要才德兼全。方可爲。佐貳官可截長補短用。

凡佐貳官必須命於朝。僚屬則令長官自擇。六部則一正三副。命於朝。監司則一正二副。郡則一正一副。命於朝。邑則惟正官命於朝。其餘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如此則君相事亦簡。亦不患不得人。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長貳君子。必不肯用小人爲僚屬。

官不得人。雖多何益。非但虛費祿食。必生事擾民。

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舉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教設學校。卻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

朱子曰。今教官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人不識義理。須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無此意。

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著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著禪。

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里尙有天理。

或問天下之事。大正則難。如學校閒可小正。朱子曰。大處不正。小處越難正。

明道教養選舉法。簡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掌。伊川學制。則因時制而裁酌之。未免於課卷文字。朱子貢舉議。則欲救一時之弊。然終是費力。蓋半夾界事最難做。須得君相有力量。一依先王之法。斟酌而行之。自然不費力。

明道先生曰。古者政教始於鄉里。故欲復族黨比閭之法。朱子曰。古人比閭之法。眞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

古者鄉舉里選法。非但可以爲朝廷得人。又可盡教養激勵漸磨之道。閭族鄉黨。既勵於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爲治也。

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莫如掇訪薦舉。如舜舉於歷山。伊尹舉於莘野。傅說舉於巖下。太公舉於渭濱。孔明舉於南陽。皆因求訪薦舉而得。蓋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苟訪求之。無不可得。但恐才德未著者。須用賓興選舉法。方可無遺。非但無遺。又有作興獎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廢人進修之實。或謂程明道朱文公皆出於科第。豈可不爲得人。曰。使科舉果可得賢。則程朱爲狀元矣。

苟不能行成周鄉舉里選法。亦可得人。今之科舉。全無用處。薦舉雖不及鄉舉里選。猶可激

勵人自去進善。但不如周官教養振作之詳備。若只以文詞取士。使人日趨於纖巧薄劣。是蔽絕其爲善之心。使之流於不善也。

古人以德行道藝教人。卽以此取士。又從鄉里教起。故取士用鄉舉里選之法。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是尙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舉士。是兼才學。此儘好。但不若周禮賓興之盡善。後世純用文詞取士。空言無實。進士是隋煬帝做起。殿試是則天武后做起。

朱子言宋之銓法爲挨排法。科舉爲信采法。言非推用賢才之道。

朝廷不以德行取士。天下學校根本先壞了。非惟不能成人才。又壞人才。吾在紹興。與朱絅說今之秀才。有六七分天資。及入學校年久。又壞了一半。只有二三分天資。絅以爲然。

朝廷以文章取士。故士子亦心心念念日夜去擬題目作文章。故學官皆閒了。設若朝廷以德行才能取士。則人必皆奮勵以進其才。修其德。又何患人才不興。風俗不美。故乾剛一振。萬類皆從。人存政舉。又何難哉。

以文詞取士。不過空言無實。豈能得人。不若推訪論薦。乃能盡衆人公道。其得人必勝如詞科。必欲教養推選人才。使無遺逸。須如周禮司徒。明道學校劄子。

今學校之政。全無可觀。教養之法已廢。閒有些好人出來。皆是天姿自美。若不入德行一科。學校全整理不得。

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爲治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昔見策問有曰。學所以明人倫。顏路在廡。不應顏淵在堂。曾子子思在堂。不應曾晳伯魚在下。答者只曰以傳道爲重。此亦不是。道豈有重於父子者。子在上。父在下。安乎。禮可以義起。宜別立一堂於聖殿之後。以祀顏路曾晳伯魚。乃爲正也。

祭祀所以崇德報功。合升程朱於四配之下。以成七配。若禮殿狹難設位。則十哲乃世俗論。可列在廡。只用顏子配享。曾子至朱子六人。升配於堂。庶幾允當。夫程朱之德。無愧顏孟。功亦不在顏孟之下。

葬可以無槨。無螻蟻之地則可。江南多蟻。必須槨。依家禮用灰隔尤妙。貧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不然。必爲螻蟻所食。

聲是天地自然之聲。律度量衡。皆起於此。而數在其中。黃鍾之律。容秬黍一千二百。是聖人先以聲定律之管。後以秬黍積之。知其然。然後可因是而造度量衡。非是以秬黍制律。況地有肥瘠。年有豐凶。黍因有大小。安可執以爲定。惟程子謂止有秬黍彼時適當此數。故以定律管。非律由秬黍制也。

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喫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人著書才有一毫爲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書。皆不得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賴。菽粟布帛。生民所急。若無益於世。著之何用。況詭誕浮華。害於世者乎。

某在佑聖觀見壁間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居仁加兩字曰。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

作詩文要巧。便離道。只要道理條暢。敍事詳明。觀四書六經可見。

明道學校養士劄子。就本原上做。故末自正。朱子私議從時弊上救。便難。

天下人才風教。繫於朝廷。當今以科舉文辭取士。多少英豪俊邁。壓從那邊去。此風浸久益盛。隋煬帝開此端。王教不行。多由於此。

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只以供天下之材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井田什一。漢雖三十稅一。然豪強兼併。貧人盡力耕種。富者分去一半。是十分而稅五。漢文帝盡赦田稅。貧民未嘗受惠。荀悅之論是也。王莽欲行井田。然篡逆之賊。君子不爲用。小人在位。吏緣爲姦。騷亂天下。蘇氏葉氏馬氏皆以爲眞不可行。誤矣。唐太宗口分授田。遂致貞觀之治。若聖王得人任職。舉井田而行。畫成區數。隨高低長短闊狹。每區以百畝爲率。每畝以百步爲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八口九口中者七口六口。下者五口。未至五口。或過乎九口。別行區處。或曰。田之數不可益。人之生無窮。只恐將來人多田少。養不給如何。曰。天地間氣。只生得天地間許多人。既生之。必能養之。將海內之田。區畫已

定。籍記天下人口之數而加減之。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則每區十人亦可。少則每區四五人亦可。當以田爲母。而區畫已有定數。以人爲子。而增減以受之。

天下之衣食。盡出於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爲農。一二分人爲工商。今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師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子之事。今機匠以男爲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饑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於農。既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

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今無一年之食。多只喫得半年。又去生貨這半年食。始能接新穀。若有水旱。便難存活。

井田之法不行。田地多被富豪有智謀者。用銀穀買而兼併之。愚民常少衣食。要天下富足。須要使人人去耕。又要使人人有田耕。今天下不耕而食多於耕者。如何人不貧窮。天下之民。所以貧困者。雖因田地不建。然亦非一端。或因賦斂重。或力役繁。或用度奢侈。或游手者多。或水旱蟲蝗。或坐食者衆。今工商多而農少。亦貧困之一端也。

若要人民殷富。國賦不乏。須分田置井。務農重穀。輕省徭役。使民得以盡力耕耨。去冗食之官。與坐食之兵。在上者躬行節儉。限貴賤之等。變奢靡之俗。然後儲積可廣。雖遇凶年。民無饑困矣。

凡饑荒之時。在上者便當惻怛憂閔。以救民爲急。發倉廩以濟之。方可固結民心。不怨上思亂。

歷觀爲盜者多是游民懶惰者爲之強者爲強盜弱者爲竊盜故先王必禁游民使之有業效勤爲先也天下只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賞貨之滯於民者及民之急於用則出而賣之皆所以便民其心公其事義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於己古有平糴穀賤則糴之以厚農穀貴則以原價糶之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至於和糴強配皆私而利

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民之道在學故學校當復古兵民既分食者衆生者寡故寓兵之法必復古三者復古其餘則隨時斟酌以適宜可也

古者民卽軍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後世既無寓兵於農之法遂有長征兵今又有世襲軍故有民戶軍戶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於農萬世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官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之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少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

王介甫保甲法非不善但小人爲官虐害百姓訓練頻數有違農事騷然成擾民不堪苦若得人行之因農隙田狩以講武事有何不可

兵不可妄動必誅暴伐罪乃可出故三代以前出師皆有誓所以聲明所討之罪以一我三軍之心曉我

三軍之意。齊其號令。嚴其紀律。彼之君民。既知己罪。則氣自喪。心自離。故仁義之兵。理不可敵。後世多忿慾之兵。無詞可執。或有詞可執者。亦因天理不明。不能剖破姦雄亂賊之心事罪惡。以昭告軍民遠近。以壯我師之氣。以服敵人之心。是以苦於戰鬬而不足以正天下。

聖王之兵。有征無戰。又無許多詭計者。非是迂闊。是他師出以正。仁義素孚於人心。行陣整肅。號令嚴明。兵士奮勇效死。敵人望而畏服。又吾之所以征之者。非欲殺彼之民。乃誅其害民者。彼民豈肯願與我戰。此一箇天地生物之心。無物我彼此之間。遠近華夷。莫不感戴。豈眞若宋襄於泓之戰。迂愚無道。反辱身敗師乎。孫子曰。兵詭道也。謂詭則不可用。奇則有之。或倉卒用師。或敵人強盛。有不得不用奇也。終是用奇必有殺傷之患。非聖人心也。但恩信不及。所以制服其勢者。不得不如此。所以殺其人不若制其勢。制其勢不若服其心。

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救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眞道德仁義禮也。

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爲誅暴禁亂弔民伐罪而設。主之須是仁義之人。智勇可用於暫時。亦利害相半。

兵以仁義爲本。當先嚴紀律。設謀制勝在後。

兵雖主之以仁義。亦須法律謀議具全。方可用。

兵雖曰威克厥愛。然愛行乎其中。不知此則必有敗亡之禍。無以全其生。故仁義之兵愈嚴。

兵法言須使兵士畏將過如畏敵。此言雖是。亦偏。須更使愛將如愛父兄也。然此是說家計事。須使敵人亦知畏愛方好。問羊祜陸何如。曰。羊祜是私意。故程子以爲敵國相傾之謀。問聖賢如何。曰。聖賢兵以義動。自不用許多機阱所謀者欲其歸於義也。非私也。

若朝廷君相不得其人。雖有善戰之才。不可爲之戰也。雖使戰勝。終必敗亡。

以寡擊衆者。只是這邊謀議定。那邊謀議不定。這邊人心奮勇。那邊人心懈惰。這邊隊伍整。那邊隊伍亂。再無別法。

天下事不善處置。則小變成大。鄧茂七葉宗流黃蕭羊若當初處置得宜。一縣尉足以制之。及發也。苟得其人。郡兵足以制之。及其猖獗。費傷許多兵力。若王道既行。仁義既興。則民安物阜。賢能在位。百邪俱息。自無此等事。以此思之。王道不行。太平難致。漢唐宋僅得小康。下此皆危亡之國也。故非陳勝能起兵。秦自起也。非黃巾能爲亂。漢自亂也。非黃巢能爲亂。唐自亂也。非紅巾能爲亂。元自亂也。

兵主於誅暴禁亂安民。故以不殺人爲本。其殺人者。不得已也。此亦是以生道殺人。

殺降最不好。惡莫大焉。一則殘忍害仁。二則阻人悔過。絕人生路。三則適足以堅敵人之志。

殺降夷族屠城此三者至不仁至慘酷古無是事五刑之不載先王所不行也
擒盜賊明賞罰爲先昔皋陶明象刑而三苗服刑賞既明功罪既著能否既分則人心自奮勇氣自倍賊勢自消此其本也設機制勝在臨時
朱子曰今盡力養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則是無日不用兵也愚謂若寓兵之法不行且與屯田法可省坐食之費
屯田之法須如古者井田官買田爲之分成區域每區所入可食六七人令軍人移家就佃選賢能爲之師修明戰法敦尙仁義有事則戰無事則耕非惟可免饋運可以漸復井田
古人七家出一兵是遠征如輔衛國家則人人皆當盡力人人皆當講武故田與追胥竭作
先王之兵在於救民伐暴禁亂保邦後世之兵在於利己殺人逞忿快欲
感化者聖王爲治之本刑賞者聖王勸懲之具馭衆之柄也天下之大生人之衆雖遠近賢愚不等然莫不本於一理聖人在上盡此理於己安有不感化者哉然善者爵而賞之惡者威而刑之亦此一理中之散而萬殊者聖人豈有意爲之哉理之當然也然刑當乎理衆莫不懲賞當乎理衆莫不勸故此又爲馭衆之柄也
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暴未化只得著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矜恤戒懼
君子不待刑而常存戒懼故自能立教小人則必待刑方有所戒懼故刑所以弼教

今武官世襲軍人世襲兵安得不弱如祖父智勇兼全可爲武官子孫或愚弱可供職乎祖父壯健可爲兵或子孫少弱亦可爲兵乎只合文武合一兵農合一澄選賢能爲之主治無事時修立教化務農講武有事時則簡練精壯者以爲兵

今因兵食廣浮費多以致官祿薄再立均徭皁隸月錢亦是加賦之意

居業錄卷之六

天地第六

爲學規模節序。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

先天以爲水泛地。故地不沈日晝升天。夜入水。此誣也。朱子謂天以剛風旋滾得地在內不陷。伯岐曰。大氣舉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說皆通。邵說尤精當。

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精切。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陰。天只是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必不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天乃至大之物。至健之體。萬物所資以始。故曰萬物本乎天。天乃氣化之主。生物之祖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非有度。以天日遲速之差而名之。天非過也。只循其健體之自然。日月非不及也。亦只是循其自然之體。以天日月三者較之。則見天過日不及。月尤不及。此度數之所由分。然論日則以日爲主。而見天與日之遲速。論月則以月爲主。而見日月之遲速。論歲則以天爲主。而日月之數因可考。

歷家只是截法。元不識歷。

日月交會而日食。是月掩日。每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不相食者。度雖相同。而道不相交也。度相同。道相交。則日食。

程朱說日月各不同。程子言日月乃陰陽氣之盛處。運行不息。行到子上。則光在子。行到午上。則光在午。本無一定之形象。月虧盈之說。以爲月近日則威損而氣衰。故光虧。月遠日則勢盛而氣盛。故光盈。朱子用先儒之言。以日月有一定之形影。如丸如毬。乃陰陽之精。運行不息。日速月遲。是以或近或遠。月受日光。體魄常全。受光常滿。本無死生虧盈。乃人見之則有正側不同。正則見其光全。側則見其光缺。日月近則人在下見其側。遠則人在中間見其正。會而正交。則月掩日而日食。望而正對。則日射月而月食。二說不同。朱子近是。以書之旁死魄哉生明論之。則程子亦有理。

霜露程子以爲星月之氣。朱子以爲非。星月之氣。露只是自下蒸上。此當從程子。若其夜陰雲無星月。便無露。豈不是星月之氣。朱子以露結爲霜。程子以爲非是。此當從朱子。熱時有露無霜。寒時有露便有霜。豈熱時都感得露氣。寒時都感得霜氣。蓋是寒時露凍則成霜也。雪雹則是雨凍結成也。高山頂上無露。是被風吹散了溼氣。

露是星月之氣與溼氣相感而成。故夜有雲則無露。地乾處露薄。

潮是海水溢而滾上江去。錢塘江淺。故有湍激之勢而潮勢大。揚子江水深。故潮勢平。先儒皆以爲潮隨月是也。月臨子午則潮生。子午乃陰陽之極也。月臨卯酉則潮退。卯酉乃陰陽之交。月爲太陰。水陰盛。

故從其類。自朔以後。望以前。月臨午潮生。月臨子汐生。望以後。朔以前。月臨子潮生。臨午汐生。餘則先儒之論已備。

前年二月梅花始開。今年十二月梅花開。天地間氣數不齊如此。

天地間物只是一箇消息。有息必有消。消則必息。然息者自息。消者自消。自然之理。亦不是已消者再來做息。故釋氏輪迴。老氏歸根返元。不成造化矣。如人家富而貧。貧而富。不是取得元財來致富。是再生出財來。

不必以既返之氣。爲方伸之氣。此可謂識造化之妙矣。

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用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爲虛無中卽氣也。然天地間氣剛者勝柔。實者勝虛。強者勝弱。重者勝輕。疾者勝緩。謂之無氣則不可。

無處不是氣。只是人不見耳。有形影人方見。有形影是質。質是氣之融者。

氣之發用處卽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裏面本體。故認氣爲理。

張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予未敢以爲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冰未凝之時是此水。既釋又只此元初水也。

天地間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欠。今天下人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嘗倒在這裏。

天人氣脈常相關。春秋凡災異必書。以見人爲所感。洪範咎徵休徵。各以類應。如此則戒懼修省。自不能已。國家可保也。

二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柔善惡邪正。古今淳漓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雖萬變不一。然其間莫不有一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只是一箇眞實道理流行。而天理萬物。各得其性。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莫非實理所爲。人之處事。只當順其理之當然。則自然順治。若著些子私意。便是逆天違物。卽亂之源也。

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

居業錄卷之七

老佛第七

楊墨無父無君。老佛人倫物理滅盡。非楊墨比也。老氏談道德。然以虛無玄妙爲道德。適足滅其道德。佛氏言心性。然以寂靜空豁爲心性。適以滅其心性。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柰這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禪家蒸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迹埽盡。

老氏說道德。釋氏說心經。故天資高者往往從之。老氏以玄妙爲道德。不從日用常行處體察。佛氏以虛靈爲心性。而不知五常仁義禮智信。所以雖似見其髣髴。而實非有見也。

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窈冥昏默中。遂指爲太極。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爲心性。然皆非眞物。

老氏以有生於無。是不識前一截。佛氏曰空。前一截後一截俱不識。故佛氏背逆顚倒。甚於老氏。

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眞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眞空無物。此理具於何處。

體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老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夫。蓋

緣體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絕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世之愚者。莫如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爲幻妄。己身爲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老氏要長生不死。佛氏生也不要。死也不要。尋得一箇眞身眞性。不生不滅。

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箇眞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顚倒錯謬。說空說虛。說有說無。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眞有。說無則眞無。說實則眞實。說虛則眞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眞。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似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眞。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眞。

是以生爲不眞矣。問佛氏說眞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

老子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眞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僭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玄。其穽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刑政。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

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卻要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

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於巢由。皆假設以誇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治。堯豈無眼睛。而欲讓位於巢由乎。

莊子動輒說箇自然。說箇無爲。夫道理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己。發揮推廣。以及於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沖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爲。非聖人眞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無爲。聖人亦自然無爲。其說似是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之

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眞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爲也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爲愛義以爲制禮以爲秩智以爲鑒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強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爲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沖漠虛靜以爲無爲也

釋氏說心只說著一箇意思非是眞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釋氏誤認神識爲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爲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版之蠱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眞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眞空言道理只有這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釋氏以爲吾有眞性眞身在天地間不生不滅只是人不悟耳曰性豈有眞假人豈有二身其曰見性妄也

釋氏是羈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愼每事精察不敢漫爲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內視

使心動不得。屏絕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視鼻端數息數。或屏絕人事。面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使妄動雜思。以致虛靜。及羈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羈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人倫事物滅絕。一歸於空寂。然心是靈物。既不走作。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滅絕。故狷狂顛倒。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玄妙。愛虛靜。貪快樂。不曾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眞見者也。釋氏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去窮究。

佛學心守向一路去。便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成。如只守一箇念頭。要做成佛。是其道隘而捷。其志堅而確。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存。

天下古今謬妄以致顛倒錯亂。莫甚於佛氏。老莊又在其次。如以己身爲凡身。要別尋一箇眞身。其愚乃至此。可哀也。又以爲先有我。然後有性有命。其差則一也。以其誤認別有一箇眞身。常在不生不滅之中。性命亦由我而後有。故性命亦不足惜。故肯捨身飼虎。其意以爲既有眞身。還有一箇眞性命。所生之身。所生性命。皆是假底。不若捨之以去。必尋箇那元初眞底。其謬妄至此。亦有其故。原其初只是不屑人事而屏絕之。以致空虛無事。心無存主。又無用處。雖要無心。亦不能無心。心無安處。故縣空想出

這般假物事來。反要棄了自己所生眞身眞性命。以就縣空假底。不知其假。反以爲眞。將見棄了眞底。假底又就不得。哀哉。自其說流傳。引取了多少好人。陷入誤門中去。

禪學雖似廣大高妙。其實悖謬窄隘。今日只緣聖學不明。許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風盛。

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理。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們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們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們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故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洒埽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誠心。絕滅思慮。眞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卽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爲至玄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

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顚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眞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眞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箇甚。

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異端與吾儒。初然只爭毫釐。其中不啻千萬里。蓋在源頭差了。末流愈正不得。可憐用一生工夫。雖要做好人。終成大罪人。其初只是好高大。喜虛靜。不肯斂心俛首。從事實上學。以致如此。

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視鼻端息。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教。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

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

聖賢一循乎天理。故無繫累。今山林隱士。欲脫去塵俗世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以求無累。山林隱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未至甚害理。其清高之風。猶足以激汙俗。異端則天理滅絕顛倒尤甚。高士一變。則爲異端矣。

聰明人多爲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大顛也動他不得。

人皆闢異端。而恐其害道。然不知其陷溺之由。蓋其初只是清高隱僻之士。好清閒厭世俗之煩雜。及其久也。清靜寂滅。其心無所用。故縣空見出許多物事。以爲道德。以爲心性。以爲太極。學者須隨時收斂。隨事省察。方不陷溺。若聰明人不去事埋上體究。只憑自己意見。必喜高妙。必至陷溺。

末世道喪。百病俱生。邪異蜂起。或專於記誦。或溺於詞章。或汨於功利。皆非善學者也。此不及者也。若好清高閒散者。多流於黃老。好高大寂靜者。多入於禪宗。此過中者也。又豈善學乎。

禪學人易陷溺者。是他做主敬涵養之功不至。無以存其心。不如索性尋箇閒靜。庶不爲物誘。見聖賢有箇存心工夫。遂捉住此心。安放在腔子裏。及久也。常若見此心光燦燦在內。自以爲眞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之心已靠不得。應得事來。心又失了。存得心來。事又背了。故其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豈緣心與事兩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具衆理。又滅衆理。不足以應萬事。又害萬事。故禪學之陋如此。殊不

知心本在內之物。其體足以具衆理。其用足以應萬事。或爲舊習所繞。物欲所誘。而放也。惟戒愼恐懼。齋莊恭敬。若履淵冰。若接賓祭。則心已湛然在內。天下之理。已涵具於其中。豈假拘縛捕捉。然後入照看繫制而後存哉。事物之來。此湛然在內之心。隨而酬酢之。必能精察詳盡。各得其理。又豈有紛擾錯亂之患哉。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由庸所謂大本達道。此之謂也。然則彼所存之心非心歟。抑是心歟。謂之不是心亦不可。但被他做差了工夫。將這心來作弄照看。如玩好之物相似。所以如此。

佛學捷徑。儒學周徧。所謂捷徑者。只專守此心。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以爲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檢。心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精察無遺。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效則三綱正。萬事治。

今之朋友多入禪學。亦勢之必然。蓋因小學大學之教不行。自幼無根本工夫。長又無窮理工夫。心要收又難收。故厭紛擾。喜虛靜。又惡思慮之多而遏絕之。久則必空。所以多流於禪也。

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刻斷了。不得不詐。向日李鑑深不認他是譎。吾曰君非要譎。是不奈譎何。

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婁克貞說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卻肯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也。

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有不入異教者。如陳公甫婁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處撈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閒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爲這裏工夫欠缺。奈何心不下。故如此。

程子說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是說未發之時。只是沖漠無朕而已。而天下萬物之理已默具於其中。

公甫說一片虛靈萬象存。是要把他底精神來包涵萬象。與程子之說只去莊敬涵養上做工夫。而心之本體已立。不用察覺安排。而道之全體已渾然在中。故聖賢氣象深沈篤實。光輝自在。如公甫之說。是常把這天地萬象積放胸中。只弄得這些精神。豈暇再去思量事物之理。故張皇烜赫。自己不勝其大。故下視聖賢。小視天地。其曰生不知好。死不知惡。是他本來面目。非心實不然。故作此大話頭來嚇人也。

朱子言能求放心卽是仁。此言最親切。蓋生理渾然具於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或心爲物欲所誘而逐物於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能具此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生理自具。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絕滅物理。屛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絕其理。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學亦有數樣。有面壁靜坐。絕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謂能存其心者。有常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以爲不放者。有只守一箇念頭。羈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存其心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或曰。思慮者感於事而心出乎外。豈非放乎。曰。思其所當思。正所以檢點省察其心。惕然而在。若不思則物交物。心爲所引。其放必矣。或

曰靜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爲二人操卽心操我整齊嚴肅卽心整齊嚴肅我主一無適卽心主一無適且主一無適卽是操非主一無適之外別有所謂操也或曰主一無適用意否曰既曰主一卽用意也曰聖人用意否曰聖人自然用意非勉也或曰何以謂之有主曰在內不放卽有主也有主則惺惺或曰釋氏何以無主曰釋氏空靜是滅其主矣羈制其心則做主不得照看其心亦擾亂不能爲主此儒者之學所以內外一致體用全備釋氏則用絕於外體空於內內外離隔顚亂

韓子闢異端手段祇是從末上闢孟子程子朱子是從本上說所以非韓子所及

今日異端經程朱闢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工夫自流入去病在不於小學四書近思錄上用功

居業錄卷之八

經傳第八

大學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覺後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說。秦愚黔首。後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無有能新其民者。

聖人新民。是欲使民明其德。至老氏愚其民。欲昏其德也。蓋恐其智巧奸僞而難治。至秦愚黔首。是欲其蠢然無知。以聽從於己。可以肆其暴。今之暴虐不仁者。皆欲愚其民。

義理貫通後。此心便有定主。不可惑亂。故曰知止而后有定。

理在物上。故須格物。方窮得理。釋氏遺物。是緜空求理。故只見差去。

致知在格物。從事物上窮究其理。便實。若只管思索想像。便是思而不學則殆。

人多因不知而敗事。故大學先致知。知至而不能處事者鮮矣。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源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又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

心本有知。因氣稟物欲。昏蔽其良知。故須致知。

顧諟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顧諟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理。使天賦之理。不至昏失。豈日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做工夫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不在矣。

自新爲新民之本。未有自新而不能新民者。亦未有不自新而能新民者。

半上落下人難做。半夾界事難做。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爲治須要有本末。德具於己。人自感化。此本也。修政立事。處置得宜。末也。本正則末易施。末修則本益厚。然末出於本。非兩事也。

曉得道理。怕人不實去做。故大學致知後便要誠意。要做不做。此是意不誠。是自欺處。

意者心有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之發情也。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生時爲近。

窮理后便有才。誠意后便有德。

心廣體胖。誠意之效。是天理實有諸中也。

宰相以不蔽賢不忌功爲賢。故曰其心休休焉。

在心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在事上無不實。便是信。利極害亦至。故石崇滅身亡家。私於己者。必害於己。與衆同利者。利莫大焉。

古者義利只是一體事。義所以爲利。利卽義之所爲也。故曰以義爲利。又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蓋以義制事。自然順利。修於己也。心廣體胖。推於人也。民安物阜。利孰大焉。如公劉遷邠。文王治岐。上下莫不殷富。曾子曰。生財有大道。孟子亦曰。善政得民財。蓋分田制井。恭儉節用。自然上下豐足。皆以義爲利。亦非將義去求利。只是義則無不利也。以家言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利孰大焉。

自小學大學之教不行。高者入空虛。卑者入功利。

自大學格物致知之教不行。學者所見淺陋。

小學是做敬的事。敬是大學骨子。若無敬。一部大學做不成。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五常爲道。其實非有二也。然道又通乎天地人而言。故曰天道地道人道。

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物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意粹然。爲衆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乃性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不亂。乃性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理。元無

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其所以闔闢天地。終始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極。無非是這道理。

道一也。所指不同。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邵子以道爲天地之本。又以道爲太極。朱子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子思曰。率性之謂道。然道卽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是指此理行於形氣之中也。道爲太極。爲天地之本。是指此理爲造化之主也。率性之謂道。是指此理見於人身日用也。元亨利貞。是指天理之流行而言也。

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靠住這裏做去。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此處流出。

語類云。忠是就臣所不足處言之。此記者之誤。蓋忠是臣職。當爲性分固有。若因其不足。而聖人設此以救之。則是聖人作意安排。非率性之謂矣。

戰戰兢兢。是不敢有些子放肆。戒謹恐懼。是不敢有些子惰慢。

人常戒謹恐懼。則物欲自來不得。所以存得天理之本然在。

古人無時無處不用力。無事之時。必戒謹恐懼。有事之時。必精察其是非。未發之時。事物之理已具。但未發耳。此時不容求索。只敬以自持。事物旣接。思慮一動。則便是已發。便當省察。然其已發之理。便是未發時的理。體用本末。實一貫。

涵養得這道理熟。發便中節。

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卻。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昔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爲卽已發之際而識其未發之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養意味。故古人於靜時只下箇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著箇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爲主。悉屏思慮。以爲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卽靜時敬也。若無箇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

道理本全具。未發時敬以養之。莫令有偏也。已發時敬以察之。莫令有差。內外動靜。交致其功。

黃勉齋言性雖爲氣質所雜。然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氣雖偏而理自正。以釋子思未發之中。又引朱子未發之前。氣不用事爲證。竊恐誤也。夫偏濁之人。未發之前。已失其中。故已發不能和。故子思教人致中和。先儒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不善之人。亦有靜時。然那時物欲固未動。然氣已昏。心已偏倚。理已塞。本體已虧。故做未發以前工夫。須是主敬。子思言戒謹恐懼。程子言莊整齊肅。朱子言端莊靜一。

天人各盡其分而理則自相貫通至天地位萬物育人又做著天三才備而交相爲功也

今人學不曾到貫通處卻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胷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胷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中庸可以盡易之理

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爲隨時古人皆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又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泥古則闊於事情徇俗則偏於苟簡二者皆非天理時中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胷中以爲無適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與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閒矣故同以活潑潑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夫婦人倫之首王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脩身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詩錄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錄變風於終所以戒也

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己之事。爲萬事之根。天命之性。卽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卽此而立。恕是推己之事。揩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也。先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

只正己而已。人之從違用舍。皆不可必。苟以人之從違用舍爲累。則失其所守必矣。

謝顯道言鬼神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世間無這箇活弄的道理。有道無不得。無道有不得。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此誠不可揜處。王道之本歟。

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蓋思慮未起。乃寂然不動。萬理咸備之時。然此時未有所感。鬼神安能知之。思慮既發。氣便感。理便通。近而旦夕。遠而千萬歲。一思卽在。近而目前。遠而千萬里。一思卽到。心神感通之妙如此。鬼神安得不知。鬼神雖知。人尙未知。蓋人之知識。雖無不通。其接物必由乎耳目。事迹未著。見聞無所施也。人之所接以形。鬼神所感以氣。人則卽其已形。而知其未形。鬼神則自其未形。通乎已形。幽明不同。其理則一也。

爲政雖使民各得其所。物各遂其生。方盡爲政之道。然其本在於得賢才而用之。取人以身。故修身又爲得賢之本。未有身不修而能任賢才者。

只從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上求道。便是眞實底道理。

學至於誠身。便有獲乎上之理。只在所遇如何。

誠字大。天理之實。人心之實。人事之實。皆在其中。忠信則專指乎人而言。所以存乎天理之實。故孔門以此爲學之本。

此理貫徹古今。無有窮盡。在天爲天道。在人爲人道。在物爲物理。學者惟當隨事卽物。以明其理。致其知。守於己而勿失。謂之忠。推於事而曲當。謂之恕。

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纏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卽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

致曲是事事要必推行到極處。旣到極處。則誠立矣。誠立則不可揜。故形著動變。自不能已。

成己者必能成物。自治者必能治人。

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見得破。則知所用力。知所用力。則功利無所誘。異端不能惑矣。

天人之理雖一。天人之分則殊。故天做天底。人做人底。各盡其分。而吾之理則天之理也。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做天底。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應酬事物。各得其所。是人做人底。夫人卽那天命不已。乾道變化中來底。吾之性卽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得有所。則吾身天道。亦流行而無閒矣。蓋天許多道理。我盡有之。但盡得吾身之理。則天道亦盡。今不來吾身做工夫。只去思想天道。愈見二了。豈

能合天人之理乎。故程子曰。天人本一。言合天人。已賸著一箇合字。

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與理違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但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人不見其省。所以神妙不測也。曰、異端亦曰不操而存。又曰、無適而非道。何也。曰、異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無物。既空而無。則不用操矣。異端未嘗見道。只想像箇道無不在。以爲無適而非道。故猖狂妄行。常與道離也。

天地發育萬物。是此理之流行。聖人應萬事。是此理之發用。學者當隨事省察。處之以理。可漸到聖人地位。只要熟也。

人之才氣大者多疏。密者又瑣細。致廣大又盡精微。方是聖賢之學。

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一箇心。不去應事。是絕了心之理。當事物之來。不得已而應之。又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裏。是一邊外面應事。一邊內裏持心。應得外面事。不曾存得內裏心。存得內裏心。又不曾應得外面事。此其所以內外判隔。顚倒猖狂。戒謹恐懼小心翼翼工夫無所用。一任狂妄高大。淩空駕虛。而得罪於聖人也。昔王介甫言以高明處己。以中庸待人。便是內外心迹判爲二事。處己待人分爲二理。殊不知所謂高明者。是不爲物欲所累。不淪沒其本心。中庸是事得其理。無過不及也。高明所以爲中庸。中庸卽高明之所

爲。豈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明。將來處己。高明之外。別有一箇中庸。將去待人。

詩言明哲保身。不是趨利避害。以保其身。若趨利避害以保身。非老佛莊列。則是奸計小人。聖賢道理極明。許多事業。都在聖賢身上。其出來必與天下俱安。道不可行。事幾亦先見。若不識事幾。走出犯難身亡。俱無所益。

智計之人。多不能保其身者。其智易窮也。何以易窮。以非天地間正理也。明哲保身。是正理。非智計也。

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爲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今人只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故無用於外也。

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

敬只是一箇敬。又曰篤敬。恭只是一箇恭。又曰篤恭。是篤實做得有力。不走作也。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君子修其身而天下治。省多少心機。省多少計較。伯者費多少智計。只補得些罅漏。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知此則知無爲而天下治。霸者之功誠小。區區才智不足道。

感應者爲治之本。所以能感應者。理也。無聲無臭也。卽所謂一本也。故曰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善爲治者。修身以化之。明善以教之。立政以正之。制刑以一之。

感化之機。雖在無聲無臭處。然政刑禮樂既具。教化愈行。學而時習之。先要學得眞。方可時習。時習則無閒斷。而所學熟矣。

程子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蓋孝弟是性命中事。至親至切而要者。此處能精察而力行之。則性命不外是矣。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禮樂神化只一理。禮樂乃人事顯著者。然其中精微曲折。察而知之。神化可契而知之

敬只是常常不敢放肆。事事不敢輕爲。

忠信則不雜人僞。所以爲學之本。須要理會忠信是何事。

忠信與誠一也。但忠信指人而言。誠則合人與理言之。

主忠信便是實行。知識有餘。而實行不足。無以有諸己。

天理至實。故忠信便存天理。

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最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謹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豫。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又常觀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悟以速改之。不可因循含糊。若能省察悔悟以改之。則後事尙可少過。若不悔改。則終身學不長。而過失愈多矣。

先王因天理人情而制禮。而禮之行。又足以正人情。善風俗。興教化。蓋禮樂之體用。卽聖人之體用。聖人之體用。卽天理之體用。

朱子曰。無思時要不如死灰。有思時不要邪。

吳草廬言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學者進路。居仁三十後工夫方親切。張橫渠三十後才遇二程。孔子言三十而立。則後面工夫更多。

人有才氣者。老而不見用。皆汨沒萎弱。不及少年。此無學問充養之功。聖賢則老而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故孔子示人以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非若後人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吳草廬言三十年前好用功。亦說殺了。惟孔子之言。可爲萬世法。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要一邊學。一邊思。習而察。行而著也。

聖賢待異端極嚴。眞如待賊相似。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故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蓋異端害道。如莠之亂苗。其害大而深。功利害道。如衆草亂苗。其害小而淺。

心不安處。便不可行。故論語言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

能處貧賤者。必能處富貴。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貴賤賢愚。皆有一定之分。乃天理之當然。故曰天敍天秩。有一毫不盡處。

便是不曾盡得天分。有一毫背戾處。便是逆天。至於死生亦天分也。不安於死者。亦是不安天分。故曰沒吾寧也。當貧賤而貧賤。亦天分也。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人不可徇偏好執己見。義之與比。

曾子當初做工夫全備。一底工夫也到。貫底工夫也到。但未悟耳。一是大本。曾子平日戰戰兢兢。盡其忠誠。便是立大本處。貫是達道。隨事窮理。禮記曾子問篇精微曲盡。便是體用上理會。但未知得體用是一原。故孔子一喚卽悟。

仁是天地之生理。具於人心者。故先儒以爲本心之全德。蓋兼四德而爲萬善之長。而統乎萬善者也。故孔門之教。專在求仁。其所以教諸弟子者。皆是求仁工夫。必至於其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能當仁之全體。故顏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焉。

日月至焉。亦是到那境界。只是不久也。

明睿所照。作天下事甚容易。推測而知便難。

非與道爲一。不能樂。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程子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期待計功之心。皆是私心。卽害於仁。故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曰。以敬直內。便不直。

學計功。所學雖是。亦私心。私心害仁。故先難後獲。先事後得爲仁。

仁者至公而無私。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先難後獲。上義下利。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皆無一毫私意。智者雖見得眞。識得到。未免起些計度。故曰利仁。

義理強窮索。便有滯礙。須涵泳體驗。默識而心通之。

有理而后有氣。有是理必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二之則不是。然氣有盡而理無窮。理無窮則氣亦生生不息。故天地之闔闢。萬物之始終。寒暑之消長。知道者默而識之。

今之賢者。只任他天資見識作事。閒有窺測些天理來用。只是所見淺。終不濟事。此由於學不講故也。

理氣不相離。兵以義起。則人心自奮。氣自壯。雖不可全用詭計。亦須計出萬全。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周子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要求見仲尼顏子人欲淨盡天理渾然處。故有此樂。朱子恐人只去望空尋樂。不知天理之實。必流於異端。故又教以從事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

今人不去此處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尋樂。故猖狂不實。自號尋樂子者有之。

今人多談怪異。以爲有者。必流於神怪。以爲無者。只是硬見。終不足以解時人之疑。故孔子不語怪以此。

蓋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之氣而已。其交錯變化。有正邪常變易險明暗之不齊。正而常易而明者。理之正。人所共知共由。故不以爲怪。邪變險暗。世不常有。非理之正。人皆驚異。故以爲怪。然聖人教人。只在正理上窮究。正理既明。不正者可照見。縱未能照。亦不可先去窮他。只守吾正理而已。邪終不能勝正。今仙家及巫師做把戲者。皆有邪道。但君子所不當知也。

內有所得。不藉於外。故富貴貧賤。皆不足以動其心。以爲君子不欲富貴。則逆人情。只是以義爲主。

學者於義理見得分明。則貧賤富貴撓不得。

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

躬行雖難。然當勉。若不躬行。則無以有諸己。言爲空言。知爲空知。何學爲哉。

古之君子。世無道則隱。一則道不可行。二則亦所以免禍。

人之作事。只盡箇當然之道。有意必固我。便是私意。只循其當然之理。則意必固我之私可脫。脫則無累矣。

窮理不周遍。則不能約要。故先博而後約。博是零碎處。約是總會處。窮理而至融會貫通。則約矣。後世有博學之士。不能造約。何也。此是博雜之學。非眞能窮理。不足貴也。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顚倒。只當去教他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正。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去博文。便是人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後獲。

博文所以明諸心。約禮所以有諸己。

性情須要養。飲酒過醉。亦壞性情。

井泉出而不竭。是氣生生貫通而不窮也。理不離乎氣。卽此可覩。理之不窮。川上之歎以此。

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是理會得事理

徹守得牢固.

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執持.使入規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此心本與天地萬物同體.但爲私意所蔽.則當致其克復.若欲以吾之胷次包括宇宙.便成狂妄.流於異端.

顏子克己.只就非禮勿視聽言動上做工夫.不言氣質之偏.物我之私者.蓋能如是.則氣質之偏.物我之私.不待克之而自無矣.

論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顏子克己復禮.於天下人何干.而天下皆歸其仁.曰.此正所以相干也.物我一理.人己一性.蓋緣皆自一本中來.故血脈相通.氣類相應.自然而然.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歸殊而同塗.一致而百慮.鶴鳴子和.皆此意也.如此則聖人爲治之道可知.區區智計之私.自不容矣.

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孔子言敬.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戒謹恐懼.整齊嚴肅.主一無適.惺惺法.收斂身心.不容一物俱在內裏.聖人言語.如此周徧精切.

敬則心之體立.恕則心之用行.爲仁之功.莫切於此.

古人作事.從本上作.所以簡要.如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甚簡要.後人作事無本.受多少煩苦.費

盡力作事不得。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聖人舉事動得其要。此簡易之道。

治亂興亡。美惡邪正。詩備矣。學者讀之。不知所以爲政。何歟。此記誦詞章之學。眞不足謂之學也。

盜賊之生。皆因民無恆產。與教化不行而致。既游手無業。又無禮義以維持其心。至饑寒所逼。鮮不爲盜。故孔子言庶富教。

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固可羞。世治而無可行之道。尤可恥也。

齊桓晉文。皆以力假仁。然齊桓頗近正。晉文則全用威力智計。其勤王者反致淩逼。力戰屈楚。不由仗義。然則桓公不能王何也。曰。桓之事雖正。意則私。只做得到此分際。非有聖賢之學。怎能成王業。

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則天地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匡天下。不過出於智計之私。況禍敗者乎。

爲己只把做自己分內事。爲其所當爲。久之只見一箇當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學不爲己。讀萬卷書。與己無干。爲己則皆吾事也。

此道理見得明。便信得篤。存之熟。行之力。方有諸己。

有所爲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爲己者。無所爲而爲者也。朱子深取之。

論舜無爲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任衆職。自古爲治之道。不出乎修德任賢兩事爲要。

忠信篤敬。忠信於進德最力。然持養處須用敬也。非忠信做敬不篤。篤敬處便是忠信。

忠信篤敬。實孔門第一等工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靠就這裏做去。熟處便是仁。

忠信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

義以制事者。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義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著事便劈。

詩雖三百篇。然人情之邪正。風俗之美惡。政事之得失。無不備見。學者欲擇善而固執之。莫切於此。故孔子謂何莫學夫詩。程子謂學詩使人長一格價。

心無二用。只要所趨正。窮理明。力行篤。則心無所放。而仁在其中矣。

良知良能。本於天德之自然。須要養。不養則喪滅。故古人自幼便教之洒埽應對。孝弟恭敬。

論語集註言忠信本也。又曰、五者以敬爲本。又曰、恭其本歟。皆所以示人用力之方。學問根本。盡在於此。

論語之書。涵育薰陶。是堯舜氣象。孟子七篇。任道擴充。乃湯武氣象也。

孟子天資本英明剛大。他又去集義養氣上做工夫。所以才氣愈剛大。

人之學先在持其志。志一則動氣。如人昏困。是氣昏也。若悚然自持。則志立而氣自清。故持志在敬。蓋殿肅之地。昏惰不生。集義養氣。亦由於此。

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爲物欲所屈。便是。

理不離乎氣。氣清明者理亦明。氣昏濁者理亦昏。氣剛大者。承載任荷得道理起。氣弱小者。便承荷不得。

氣麤者雖能承載。反隔蔽了道理。故孟子集義養氣。擴前聖所未發。程子每稱之。

天地間正氣須養。養只要直。直只是義。

配義與道之氣。方是浩然之氣。是天地間正氣。老佛所養。一身之私氣。

必有事焉。此心便無他適。乃操存之要。窮理之本也。

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使無此病。必有事焉。是要無間斷。

勿忘勿助之間。是本心正處。天理妙處。人欲淨處。

人苟能省察。使事事合理。則學大進矣。此卽是集義。

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處。人無所事。則心悠悠蕩蕩無歸著。必至外馳。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其義尤精。孟子雖是說集義。亦以見敬爲義之體也。

程子以必有事焉爲敬。是發明言外意。又可見敬是義之骨子。非敬無以集義。

必有事焉。卽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爲敬也。朱子以必有事焉爲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義中爲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

孟子知言養氣。只是箇知與行。致知而至於知止。則知言矣。力行而至於仰不愧俯不怍。則浩然之氣自生。

言之詖淫邪遁。原於心之蔽陷離窮。知言由外以知內也。故心學不可不講。欲心之正必明理。心與理元非二物。

孔子賢於堯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爲顏曾思孟之功。賢於稷契皐夔。程朱之功。賢於伊呂。孟子以後。若非程朱。則天下貿貿焉。人欲肆。天理滅。高者入於老佛。卑者趨於功利。生民之道息矣。

天地生人物。賴聖人爲綜理。然後能遂其性。得其所。聖人理人物。又必賴禮樂政教之施。然後風化美。治功成。然則成天下之功者。聖人也。成聖人之功者。禮樂政教也。或曰。聖人不得位。禮樂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聖人之功。所以難成也。不得已傳述先王之典而修明之。以垂教於後世。使後世之欲修己而治人者。從此而學焉。故聖人代天而理物。禮樂政教代聖人而行事。經籍代聖人而傳道。事雖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賢於堯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行王道者。自修上要工夫。到施爲上便不費力。伯者雖不用自修工夫。然施爲上最費力。蓋天下人物。本同一理。我得此理。人自感化。我以此理處置他。自然順而易。伯者自身本無此理。人不感化。假這道理去處事。去制伏他。用盡智計。方做得成。故王道簡易。伯道崎嶇。學者所宜精擇。

王道之外無坦途。仁義之外無功利。

王者是行其所無事。伯者是有所造爲。

物我一理人之善卽己之善舍己從人有何不可人爲私意所蔽故偏執己意不能來天下之善

孟子言性善是指本原之理而言程子兼淸濁美惡二者皆是也論太極本然之理以爲生物之主安有不善論動靜陰陽錯綜交運安得不有淸濁美惡之殊知孟子之說則知吾性之本善當求復乎此而堯舜可爲也知程子之說則知人不善者乃氣質之偏當變惡爲美以致克復之功其有功於聖門有功於後學非淺也

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爲善荀子在情欲上看故以性爲惡韓子在氣質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揚子見道不明故曰善惡混程朱通兼本原氣稟而言斯爲明備

性卽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子之說出荀揚韓之說不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爲密

孟子在亦子入井時認取眞心推而上之性善可知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有所感遂肯發憤蓋思叔家貧須如此然後貧賤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住死生重於貧富彼死生且不易其志貧富又何足較哉宜乎思叔有所感動奮發也

正道難行如良玉難售大器難用自然之理學者不可以其難行遂變其所守如範我馳驅而不獲詭遇而得禽豈可因範我不獲而詭遇乎然在末世則然遇湯武又何難行哉

此理須從優游涵暢中出來。則意味自別。卽孟子所謂自得之也。

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秦坑儒書。肆暴虐。任趙高姦邪。是自伐也。豈楚漢所能伐哉。漢親宦官。害忠良。是自敗也。又豈曹操所能篡哉。唐之敗也。亦以宦官害忠良。宋之敗也。以小人害君子。皆自伐也。蓋君子退則虐政施。人民怨。盜賊起。兵戈興。國亡矣。

處事之法。正己爲先。順理以行之。人之從違。不可必也。不可趨時好。然順理處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故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

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伯。使君心曉然知王道之當行。不安於伯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爲。須賴左右匡弼。使君心常存敬畏。方可成其德。

人君心正。自不肯用邪人。此爲治之大本。故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德化爲治之本。政事爲治之具。二者交致。而風化盛矣。風化盛。然後鼓舞羣動。薰蒸淪浹。仁及一世。天下事要心去處身去行。然物各付物。則無事矣。何謂物各付物。順理處便是。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事物上皆有理。順理而行。不容些子計較造作。故曰行其所無事。順理則智不鑿而萬事治。故曰大智。必有事焉。是指學而言。不可有造次終食之離。勿正心勿助長。是亦行其所無事。正與助長卽私意造作。而有事矣。豈順理之謂哉。

世變難說聖賢多只說得箇大經大法其變易無常處亦說不盡孟子善說世變其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觀其說一治一亂處甚好但其說不仁者不可以得天下又說匹夫而得天下德必若堯舜禹又曰天子薦之三代前是如此三代以後多不如此秦晉隋及五代多以不仁而得天下漢高帝德非舜禹亦得天下蓋時勢不同事變不一古者諸侯萬國各固其疆守以愛養其百姓必有君臨天下之德然後能服天下之心必天下共尊然後可得至尊之位苟無其德則列國諸侯之衆非惟不服且將羣集而伐之故不仁者必不得天下匹夫雖有其德無天子之薦亦不得天下自戰國以來天下諸侯消滅將盡七國之中無有能行先王之道者俱以勢力戰伐相爲勝負至於併吞之久惟秦最強然德不足服人天下莫肯帝秦直至六國消滅已盡秦始爲帝秦又視己之德暴天下未嘗心服若更封建則尾大難掉乃立郡縣更立守命不使世守疆土世君其民而易於制使然郡縣無諸侯封疆之固守令無諸侯世守之權又無君民死社稷之心故秦惡既盈陳涉以匹夫起兵而郡縣遂不能支四方豪傑莫不奮起秦之宗社有必滅之理匹夫固有得天下之勢矣及秦已亡天下英雄雖多然才氣識量無有過於漢高者則天下之勢固當歸漢故劉季以匹夫而爲天子厥後或以戰爭或以篡奪以不仁而得天下以匹夫而爲天子亦多雖因聖王不作亦由郡縣勢輕不足以自守也但不仁雖得天下多滅亡不久故聖人而不得君師之位自孔子始以不仁而得天下自秦始皇始以匹夫而得天下自漢高帝始

權與經本非二理。權者稱錘之名。能知輕重。而處不失當。經是常法。如兩事同至。皆當依經而行。或不能兼盡。必有一輕一重。則當從其重者。如兩事皆重。則當詳審而並處之。如夫婦人倫重於告禮。如告則得娶。得以兩盡。是經也。告不得娶。則廢人倫而重父之過。故不告而娶。所以從其重者。而處不失當。豈不是權。如堯舜得子賢。以繼其位。此常道也。又使其宗廟享之。是兩盡其道。然使不肖子居君位。必至亡國。是誤天下生民。而宗廟亦滅。故傳位於賢。則生民不失所。朱均亦無後患。是以傳子爲輕。君天下爲重也。權所以濟經。如一兩是一兩。如十兩是十兩。不失分銖。此正天理之精微處。非聖賢不能用。後世學不及此。有以苟且從俗爲權者。以機變處事爲權者。故權變權術之學興。於是背乎經。非所以濟經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只是天人一理。豈有得了民心。天命不歸者。天理卽在民心上。後世爲政者。反欲愚其民。何哉。

古今說義內者。惟程子說得精。程子曰。處物爲義。又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詳味此言。義內之意自見。

有理必有氣。理所以爲氣。氣乃理之所爲。生萬物者氣。理在其中卽爲性。故說著性。便遺不得理與氣。但所指不同。指其本原所由生之理。則有善而無惡。故仁義禮智。何嘗不善。惻隱羞惡之發。無往而不善矣。其爲不善。是物欲害之也。孟子主意是如此。然物欲如何又害聖賢不得。衆人如何動輒便爲物欲所害。是其氣質不同也。故指其本然之理而言。則爲仁義禮智。其善可知。指其稟與氣者而言。則或清

或濁或善或惡不能齊也或問氣何以不齊曰氣常運行交錯無一息之停所以不齊也

仁義禮智乃性之在內者是吾固有本然之善非由外鑠惟當存養之令勿喪存養之久則天性自全本心自明古人自小學洒埽應對事親敬長周旋禮樂習爲恭敬無非存養之事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而整齊嚴肅是敬下手處或曰整齊嚴肅是外貌上做工夫主一無適是心地上做工夫曰內外一致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心不整齊嚴肅者未有心主乎一而外貌不整齊嚴肅者但當內外交致其功如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雖在外卽所以養其中蓋自中而應乎外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齊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爲涵養動爲省察統而言之則動與靜皆所以存吾心養吾德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蓋心中別無他物只是此一箇生理天地萬物皆不外乎此故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故孔門只說爲仁便是從心地上做工夫仁民愛物從此流出

孟子求放心不是捉得一箇心來存只惕然肅敬心便在此

心才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爲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爲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

朱子曰孟子說求放心煞是說得切細看又說寬了孔子只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能如此則此心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愚謂中庸言戒愼恐懼程子言莊整齊

肅。於此用功。心自無走作處。惟此可補孟子之不及。接孔子之教矣。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慾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先立乎其大者。便是中有主了。

今人多惑於怪異。是未嘗知性知天。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外俱是異端。他道不必窮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吾心之理卽是天。故程子曰。言合天人。已賸著一合字。

人之學本於良知良能。然全要養。養則良知良能日長。不養則日消。

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爲眞性。故以禮樂教化爲僞爲也。

王道只是公。伯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伯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僞也。費盡智計。方能小補於世。雖不能無功。乃功業之卑者。下此則姦雄小人。

聖人爲政。感發天下人心。同歸於善。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所以其民皞皞。伯者之政。是用其私意智力。假仁義以收人心。故其民驩虞。然其所感者私而狹。所爲者險而勞。是以功烈之卑。

孟子言善政得民財。是分田制井。率天下之民。務農重穀。以生天下之財。而國家亦賴其貢賦。非是重斂以得民財。又非如王安石用青苗市易。以剝取民財。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恆足。亦此意也。

人心全是天理。才違理。心便不安。心便愧怍。

莠之亂苗。紫之奪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眞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汨亢。而樂於靜虛。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埽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卽誠也。心與理爲一也。

莠之亂苗。非老於農事者不能辨。異端害道。惟老於聖賢者能知。

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一書。三代氣象。

學者要得不差。須實從小學大學做上去。

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

程子言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誠哉是言也。若論文字。則論孟與六經文字。體面自殊。若論工夫道理。則六經道理。不出論孟之外。六經工夫作用。亦不出論孟之外。所以學者貴自得也。先儒

以爲推類以通之。非也。論孟六經之道本一。何待推。

所謂一本。天地人物。甚事不是一本。孟子言知其性則知天。伏羲仰觀天。俯察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參驗錯綜。無一毫不合處。依此寫奇偶卦畫。而天地人物古今事變。盡在其中。若非一理。只此數畫。如何便能該盡。

一各生兩。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故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加一倍是邵子之數。愚以爲陰陽上各生陰陽。奇偶上各生奇偶。此易之理。易之理不出於陰陽諸端變化錯綜。生出六十四卦。若再錯綜疊上去。生得無窮。卦出來。然只六十四卦。足以該盡事理。再疊反過乎煩。故卦止六十四。亦自然之理也。若天地生物。只是陰陽交變錯綜。生千生萬。無窮無盡。又不可限以數目。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只是一箇消長。陽消處卽是陰生。非是陽去生陰。陰消處陽卽生。非是陰生出陽來。陰陽事物。到極處便變。陽長極了便消。消便變陰。陰長極了亦消。消便變陽。亦不是陰變成陽。陽變成陰。但陰變陽卽生。陽變陰卽生。以卦爻言之。老變而少不變。老陽一變。便換出陰來。老陰一變。卽換出陽來。凡事物吉凶治亂。皆是如此。名之曰易。

易者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是指作易者與用易者言。則涉乎人矣。若論理則易卽道之所爲。非從

道也。

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義禮智。因天人之分。而異其名。其理則一也。元爲四德之首。仁爲五性之長。蓋天地間只有這箇生理。更有何物。元爲天之生理。仁爲人之生理。元卽仁。仁卽元。天人未嘗二也。

天地人物。皆正理所爲。著邪妄不得。故易多言利貞。合正理處則事自治。見事皆是正理。合正理處人心自服。見人心盡是正理。

張子以太和爲道體。蓋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爲道體。誤矣。

忠信是進德之基。便是立天下之大本。

忠信是立誠處。所以能進德也。忠信二字最力。

非禮勿言。卽是修辭立誠。非禮而言。卽妄也。非禮勿言。乃立誠也。修辭是修省言辭。去其非禮者。乃立誠也。

天地萬物。一理之所爲。是理處天地且不能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敬以直內。是無許多雜亂邪念。故內直。內直誠便存。蓋人心卽有理。理本直。敬則可以閑防外邪。養本性。敬以直內。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以敬直內。是正也。助長也。故程子曰。以敬直內。則反不直。

敬以直內。是養得仁義禮智之在內。不偏不倚。故曰中。曰大本。義以方外。是達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各得其宜。故曰和。曰達道。直內是內裏正當。非僻之干。無自入矣。方外是外面處置得當。條理分明。各有體面。各有準則。移易不得。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理。順之爲難。故曰順以動。天地如此。況建侯行師乎。又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後世不知窮理。以智力爲治。所以不能大治。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傳曰。下觀而化。發明觀之義最切。蓋在上者下之觀仰視效。上既能盡觀之義。在下者安有不觀仰而化乎。必以盥薦爲言者。人之誠敬。於此爲至。盥而不薦。不可以詞害義。盥則必薦。蓋言盥而不薦之時。在下者已信而瞻仰之。以見觀感之神速。故下文言神道設教也。奏格無言。時廱有爭。篤恭而天下平。無爲而治。皆此義也。

不能謹於始者。必當悔於終。過此則迷復矣。能悔者猶救得一半。秦穆公漢武帝是也。終迷者秦政項羽是也。亡無日矣。

无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其實理之自然。無一毫私意造爲。故出乎實理无妄之外。則爲過眚。循此實理无妄而行之。則吉無不利。不幸而災疾之來。亦守此无妄之實理。而不足憂。卦辭爻辭皆此意。學者則當擇善而固執也。

人只當守定實理。實理之外。不可再有妄動。故曰无妄行有眚。無攸利。

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大過人者不能也。此時當如此。

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周禮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欲有益於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青苗錢。是欲益上損下也。故周公行益道。安石行損道。

天下只是箇公與私。義與利。而所爲所成迥別。天地革而四時成。與湯武革命。皆是至公。義所當革。如春革冬。非春要革冬。乃天地之氣。自然而然。夏革春。秋革夏。皆然。如湯革夏命。武革殷命。皆是理勢之自然。非有心於得天下。若有心謀天下。便是私而不義。湯武只是存天理以治國愛民。及德盛民歸。自不容已。而桀紂之惡日甚。天下之民。皆引領望之救己。戴之爲君。湯武亦不得徇私逆理。違天拂民。而不救也。桀紂失君道。天命已去。湯武盡君道。不得不奉天命以伐之。既誅桀紂。則天下之人。固不肯舍湯武而別求君。湯武亦不當舍天下而不爲君。此如四時之革。理勢氣數之自然。非有心於革也。如秦革周。漢革秦。唐革隋。皆有心謀奪其位。非天命所當然。或曰。周秦隋皆天命已絕。何謂不當革。曰。周秦隋天命雖絕。而高祖太宗。亦以私意取之。非理勢自然之革。況始皇之暴乎。必如天地四時之無私。乃革道之至也。或謂武王伐紂。既無心謀天下。當擇商之賢子孫如微子箕子者。而立爲天子。自居諸侯之位。豈不可乎。曰。此亦私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商豈得而專有之。若使一家可以專有之。則肆淫虐而無害也。以理論之。當以首出庶物者爲君。次者爲臣。下者爲民。君所以總理民物。臣所以分任庶職。民則受治而安生。若肆暴虐。則君道失。臣民無主。自當歸於有德。況周之德盛民歸。又伐暴救民。天下

之人。豈肯釋周。故孔子以天理四時之革。同乎湯武之革。一循乎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人性本善。循理而行。本不難。非但自己不難。施之於人。亦順而治。此乾坤簡易之理。

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凡天下之事。得其理則吉。失其理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雖否困蹇剝之時。苟處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如六爻中正者。未嘗不吉。不中正者。未嘗不凶。

吉凶禍福。不在此理之外。故易可以知吉凶。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說得人鬼死生最明。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此聖人做天底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之作用。又與聖人不同。

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晝是息。夜是消。晝是伸。夜是屈。晝是始。夜是終。不是將消者再來做息。屈者再來作伸。晝則必夜。夜則必晝。是自然之理。昨日晝夜。自是昨日底晝夜。今日晝夜。自是今日底晝夜。不是將昨日晝夜。來作今日晝夜。是昨日晝夜盡了。今日晝夜再生。造化不窮。往者過。來者續。舊者滅。新者生。自然而然。死生便是此理。精氣爲物。物便生。是聚也。始也。游魂爲變。物便死。是散也。終也。造化自能聚散。自能始終。豈將既往之聚散。來作新來之聚散。將既往之始終。來作新來之始終。如寒來暑往。是寒極必暑。暑極必寒。亦不是將去年寒暑。來作今年寒暑。是今年新生底寒暑。故歸根返元死生輪迴之說。是不識造化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那天道便是善。成那善便是性。以此知性善無疑。性惡者。蔽於氣也。氣從何出。亦理之所爲。故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又曰。不是善惡在性中相對而生。既曰不可流於惡。不是在性中相對而生。則元初只是善也。

朱子曰。易有交易變易之義。交易者。陰陽之相感。變易者。陰陽之相推。相感者固相生。相推者亦相生。故生生之謂易。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扶得道理在。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此可見感應之理。如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虛中無我。有感必通。誠能動物。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明感化之機。不動聲氣。蓋在無聲無臭處。其原是一本。此無爲而天下治。其要在謹獨。退藏於密。只是其心湛然無事而衆理具在也。

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程子主一無適是齋。子思戒愼恐懼是戒。合而言之敬也。

天下之理。雖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曾具得此理。如何通得。

一闔一闢謂之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庸。

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意。極是至當

無以加也.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有是理必有是氣.故有太極使生兩儀.有是氣必具是理.故兩儀既判.太極卽具於其中.故曰一物一太極.又曰萬物共一太極.

理是氣之主.氣是理之具.二者原不相離.故曰二之則不是.一各生兩.一物中便有兩儀.是易中自然之數.畫卦者因之.若天地生物.無非兩之所爲.所生之物.其數不拘於此.細縕交錯.多寡不齊也.

朱子謂易爲卜筮而作.恐不然.易是摹寫天地閒變化.河出圖.聖人則之.是則其陰陽奇耦之數.河圖亦因卜筮而出乎.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參驗得無不是此箇道理.故畫出卦畫以示人.既畫之後.卽陰陽消長.吉凶悔吝.無不在其中.故因用之以筮占吉凶.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形而下之器也.陰陽之理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之動作威儀.形而下者也.其理則形而上者.聖人制而行之謂之禮.施之天下謂之法.習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是不能由器以察理.故曰終身由之.不知其道.

生物須要陰陽交感乃生.或以氣交.或以形交.天物氤氳.萬物化醇.是氣交.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形交.血氣盛則生子.子長則父母衰.此卽易也.變易之大者.

古人以陽爲善陰爲惡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此以類而言也若論一陰一陽之謂道豈可以陰爲惡以類而言則陽剛健陰柔弱陽清明陰濁暗非善惡而何

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中出來的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太極流行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無者非言惡者亦可名爲天理也

扶陽抑陰雖聖人之用意實天理之當然蓋聖人之意卽天理所在非如人之私意

聖人只是盡其道感化之妙自然而然聖人固欲人之感化亦未嘗有心也故曰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只

虛中無我而已

易之道廣大悉備程子以事理明之朱子又多以象占推之皆可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其交錯變化高下清濁偏正美惡無所不有故六十四卦中象占無不備事理無不該既不可專拘於事理亦不可專拘於象占也然事理又切世用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理也具於氣質之內三者分殊而理一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不仁義則人道絕矣今人處事不存天理只用智計便虧卻人道

一物之中便有兩儀陽中有陰陽陰中亦有陰陽如天本屬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本屬陰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各含兩之義如邵子加一倍法是易數之本五行雖是五除了土作沖

氣。又只成四箇。四箇又只成兩箇陰陽。水是太陰。火是太陽。木是少陽。金是少陰。沖氣是陰陽會處。會則和矣。故土居中。天下無一物無陰陽。火雖屬陽。亦有陽火陰火。丙丁是也。水雖屬陰。亦有陽水陰水。壬癸是也。餘皆然。以動靜言之。動屬陽。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爲陽。終爲陰。以先後言之。先爲陽。後爲陰。以方所言之。東爲陽。西爲陰。以屈伸言之。屈爲陰。伸爲陽。大而開闢。小而呼吸。程子言無無對者。相對處便是陰陽。只有太極無對。太極含得有動靜之理在內。中自有對也。凡事前一截屬陽。後一截屬陰。凡物頭屬陽。尾屬陰。上屬陽。下屬陰。左屬陽。右屬陰。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所論不同。朱子於或問論之詳矣。然亦是各據自己分上說。程子得之易。故其言快。張子得之難。故其言由經歷次序上說。

各卦之義。與卦之彖辭本難曉。然孔子彖傳說得已自分明。善讀者沈潛玩味。則卦義卦辭皆可得矣。

程子易傳多主事理。朱子本義多主象占。然有是事則有是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占。亦非有二也。若專主本義。則似乎太拘。必讀程傳。方發明得盡。

以易爲卜筮之書。固不足以盡易。以爲非卜筮之書。亦不可。蓋易是精微之書。造化人事。無不在內。故以之卜筮則知吉凶。以之處事則無悔吝。蓋文明始開。卽生伏羲。文字未立。先畫卦爻。故此書雖聖人所作。實則大開觀龍馬負圖可見。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圖中奇偶。與天地間造化事物無不契合。乃畫八卦。因而重之。是以盡天下古今之變。以之卜筮。足以知吉凶。蓋卜筮事變只一理相通而應無異

術故聖人用之卜筮爲多孔子發明之後天理人事顯然爲學本末廢興存亡進退出處莫不詳盡自程子作傳多歸於人事而天道著明易道至此無餘蘊矣

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之古今其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足以盡之蓋易自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能盡也本義多本象傳

讀易者當先觀彖辭象傳次讀程朱傳義以發明之爻亦然程傳又有發明到象傳爻象外意者學者所當體也

文王在羑里演易周公又繫爻辭是欲以此盡天下古今之變以爲專爲卜筮恐不可

卦之六爻以中正爲善又必有正應方可有爲蓋中正則才德不偏有正應則君臣相遇誠意相孚方可以成天下之治

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於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卻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

固在也。

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今人有遏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愼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聖人之道大行。薰蒸漸染。得人皆去爲善。所謂黎民於變時雍是也。

君相之職。最難者是知人。四凶在堯時。堯照見他心術。毫髮不隱。如共工則曰靜言庸違。象共滔天。於鯀則曰咈哉方命圮族。但當時舜禹稷契等未出。鯀之才高可用。故只得用之。曰往欽哉。戒之甚切。馭之甚嚴。然亦用之治外事而已。不使之預朝政也。非聖人不能如此處置。非聖人照臨在上。亦用四凶不得。如荀彧不識曹操。孔明誤信馬謖。溫公不知邢恕。劉元城不知程子定夫。胡文定不知秦檜。皆是大本有欠。燭理不明故也。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爲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訽博訪以來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金人不以布帛換金銀。是他有見識。

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害理。終不親切。惟朱子訓皇爲君訓極爲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以一身爲天下法。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至切。得箕子之旨矣。

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敬是箇扶持身心的物事。怠惰是箇喪敗身心的物事。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聖人在上。氣勢大。風化盛。人之善心自長。惡心自消。觀二南之詩可見。

詩之所以能興起人心之善者。以人情事理所在。又有音韻以使人之歌詠吟哦。吟詠之久。人之心自然歆動和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以其能生吾戒懼之心也。戒懼則德成。惰慢則德喪。浮議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懼修省。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人之至情。上之人讀是詩。亦可知自省矣。

作事雖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此聖人之敬也。

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見得聖人爲國爲民之心。至誠眞切。無一毫自利之心。故六軍之士。感戴誠服而心化。非但勞而不怨。又以周公爲哀己而爲之。感謝之無

已也.

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天地.有天地便有人物.有人物便有性情.有性情則形於言語詠歌.自不容已.此詩之所以作也.詩既作.又足以正性情.辨得失.興教化.感人心.動天地.格鬼神.此詩之本末功用也.

詩之善者.讀之此心有所感發興起.詩之不善者.讀之此心有所懲創羞惡.此方謂之善讀詩.

治世之詩.言其君上憫恤之情.亂世之詩.錄其室家怨思之苦.范氏此說甚好.

元年春王正月.此六字聖人書法是如此.或孔子所書.或舊史所書.皆可.王字必聖人所加.元年者.魯君之首年.不稱首年初年一年始年.而稱元年者.元有大始之義.古有元祀元日.則古人已是如此稱.只是一箇理.當理處便是聖人書法.春王正月.程傳備矣.

春秋之時.王道絕矣.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卽天理也.因亂世之事.裁以天理.如當時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王以正之.此皆立萬世之法.不但爲當世而作也.

春秋不與五霸者.是他心術不正.事事把私心去做.那些仁義是假底.或曰.齊桓晉文.若以眞心去行仁義.春秋亦與之乎.曰.他若以眞心行仁義.卽王道也.春秋不必作矣.他本無明理正心之學.故謂之假仁.曰.設使聖人爲之如何.曰.聖心正己而物格.尊王室.正侯度.明理義.興教化.盟以結信.先王雖不禁.畢竟是忠信不足.乃如此.然必行會同之禮.以釋疑崇信.猶是去私就公.尙可也.

春秋之時，則要質鬼神以行其私。又且動輒插盟。是屢盟長亂。非但人情衰薄。又褻慢鬼神。故春秋書之以示貶。則信義重而王化成矣。

祭伯來。當從程傳。當時諸侯不朝王。祭伯爲王卿士。若輔王修德行政。誰敢不庭。顧乃自甘衰替。下朝諸侯。書曰祭伯來。苟且無聊。甚矣。王與祭伯俱失道也。

程子言諸侯不可越國迎婦。止當親迎於館。是或一道。禮不曾載。天子諸侯婚禮無可考。孟子亦曰。諸侯之禮未嘗學。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似諸侯越國親迎也。故文定引以爲證。

平者釋其宿昔怨仇之意。聖人非不欲其釋怨。欲其結仇也。但春秋之時。諸侯釋舊憾。輸新好。皆是私意屑屑。非公平正大之體。其怨也乃私怨。其釋也乃私釋。其於處己睦鄰。皆失其道。若一循天理。則於人又何怨仇之有。不得已而有之。亦怨所當怨。不待平而吾心未嘗不泰然矣。此春秋之意也。

春秋以正大天理觀之。則見王道不行。當時諸侯。皆是營營於私意。或當爲而不爲。或不當爲而爲之。或昏弱而不振。或恃強以爲暴。或怠惰而不知修省。或僭逆而無狀。聖人之意。蓋欲一歸天理之正。而後已。其於天地生物之心。保民救時之意。生殺與奪之權。隱然見於書法之中。實爲百王經世之大法。或者乃欲計區區霸業之盛衰。又以姓名日月爵號爲誅賞。其穿鑿瑣碎甚矣。

春秋凡書弒者。其罪必誅而不赦也。其被弒者。昏惑不君可知矣。書殺賊者。幸其能討賊也。不書者。罪當國臣子不能討賊也。內不書弒者。不忍言也。不忍言則惡極。當誅可見矣。此聖人言外意也。不地所以

著其實之不可揜也。賊不討不書葬者。罪臣子無爲也。賊在則喪禮廢而不成葬矣。此法明則忠孝全。人道立。

紀侯大去其國。以非齊之罪。恐非伊川之言。紀侯微弱。不能守國。固不爲無罪。然比之昏暴以致滅亡者有間。非逼於強暴。必不去也。則齊襄之惡著矣。

春秋以受伐受戰者爲主。故書及以責之。夫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是既失爲國之道矣。今又不能持重自守。固國保民。明辨曲直。以卻敵人之師。乃僥倖一勝。而遽與之戰。非已亂之道也。幸而一勝。則結怨生亂。不幸而敗。則宗社危矣。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

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

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爲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春秋乃孔子之行事。因當世之事。一處置從天理上去。堯舜三代之道。具見於此。其斟酌權衡。以定百王之法。先儒傳註。多穿鑿瑣細。惟孟子程子得其本原大意。朱子謂以形而下者說那形而上者去。蓋孟子程子朱子之學。具聖人之全體。故深得聖人作用。默契聖人心事。非若諸儒但推測億度也。

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鄰於聖人故能得聖人心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曰春秋經世之大法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祖程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故春秋當以程傳爲主以胡傳及諸儒之說以輔翼之則聖人正大精微之意不中不遠矣

春秋卽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非胷中有王道不能註春秋下此皆杜撰臆度也

左氏傳博洽記載當時行事及言論煞有是處其陋處好以成敗禍福論人

作春秋傳者不少惟程子傳發明得到胡文定旣學於謝顯道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不當不表程子而以爲己說也

胡氏春秋傳多穿鑿只得他議論發越然緊要道理亦不發到

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偸學者腳步正在此立

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四書六經之理意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讀其書不實究其理徒誦其文義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面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旣治六經可不治而明誠哉言也

四書六經之言廣大浩博精密後世無人理會得至程朱方理會得今因程朱之書以理會四書六經如

指諸掌。只是人不立志。不反之於身。所以無奈何。

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既言大道。孔子不當刪去。孔氏言懼覽者之不一。既言大道。豈有不一乎。程子言後人稱述當時失其義理者。既失義理。周公必不令外史掌之。蔡氏謂簡編脫落。不可通曉。亦不應盡脫落。雖或脫落。存其明白者。亦無害。竊意三皇之時。風氣初開。大中至正之道未盡明。或過於渾淪。或過於樸素簡靜。非後世所宜者。周公之時。禮樂政教。方極明備。存之無害。後世爲害必矣。孔子欲爲萬世立法。故去之。程子爲上古雖有文字。制立法度。爲治有迹。自堯舜始。斯言得之。

原刻居業錄跋

夫學者將以適於用也。自聖學失眞。卑者溺於功利。高者涉於玄虛。其所論著。非不侈然仁義性命之談。然其行不掩。總之無當於用。安所稱實學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干胡氏。兩先生者。剸志聖賢之道。粹然一出於正。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說者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干一布衣耳。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於天下。天下亦私竊疑之。謂漫行未效。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於敬。自夫婦居室之近。以至於應接事物。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淵然有不可窮之用。嘗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於兢業一心。謂敬爲齋居默坐。有體無用者舛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敬。第得時行道。則爲敬事。羣居類聚。則爲敬業耳。藉令略本體而惟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焜耀一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闇於聖賢大學之道。卽建樹鑿鑿。終涉麤迹。無標之影。無源之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尙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居業錄舊有刻。歲久字版漶漫。中丞李公學宗正脈。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於先生之學有深契焉。大懼曲學亂眞。而是書不傳也。以余生近先生之居。亟命訂之。因求遺本補正。遂爲完書。刻成綴數語於末簡。萬歷壬辰。鄱陽陳文衡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梅峯語錄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養吾

一四二九上